

資治通鑑綱目

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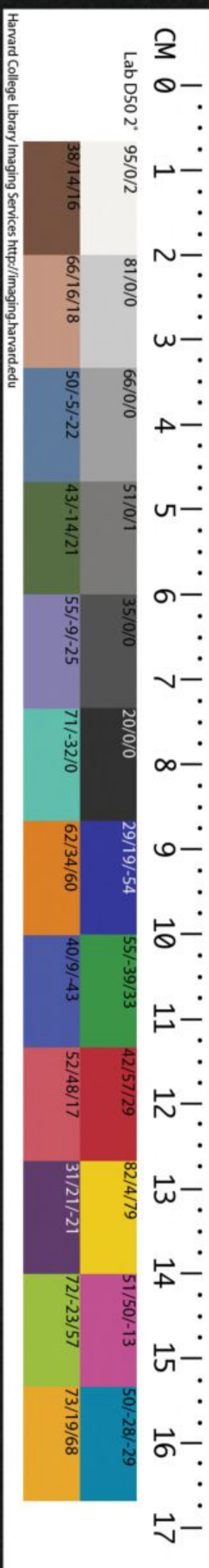
20

凡十九年

起己卯晉元帝大興二年盡丁酉晉成帝咸康三年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4 1951



竹作考
註列單
新學

後書世
註列單
石列正

竹作考
註列單
新學
後書世
註列單
石列正

Blank page with a vertical blue strip on the left side.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哈佛大學哈佛學院圖書館珍藏印

伊達印

起己卯晉元帝太興二年
盡丁酉晉成帝咸康三年

凡十九年

晉二年

舊大國一

光初二年

後趙高祖石

勒

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斬之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

世史正綱
善漢劉曜
後趙石勒

多附之集覽掖漢地志東萊有掖縣今萊州掖縣屬濟南曹嶷惡其疆將攻之峻帥眾浮海來奔以為鷹揚將軍助遐討撫有功以為淮陵內史馬智舒曰淮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晉以前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舊招信縣西北二

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

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

考異擊當
作討斬當
作誅

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脩舍人曹平樂畱仕漢言於曜曰勒遣脩來實覘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疲弊曜乃追所遣使斬脩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耶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耶

晉元帝太興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一

牛之五十五卷三

地祇之祇
亦作示並
音岐

禮音因精
意以享謂
之禮從示
從西從土

音通

考異提要
詔作尊據
漢綏和二
年書追尊
定陶共皇
則此當書
尊

凌儀見漢
明帝永平
十二年
破音悲又
普禾兵媚
二切
泰山見周
報王三十
八年
長安見漢
高帝七年

南陽見周
報王四十
二年

議郊祀。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
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
地。親祀之。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大事記曰。周禮
大司樂。凡樂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
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
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夏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又太宗伯以禮祀。實柴。禋燎
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狸沉。鬯羣祭。其在
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設其
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禮之不得不異者也。漢元始中。
姦臣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宜合祭。故天地共瀆。禮
之失自此始。晉元帝乘亂離之餘。因陋就簡。遂行合祭
之說。而不自以為瀆也。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
五月親祀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祖
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然詔琅邪恭
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典禮廢墜。可勝歎哉。詔琅邪恭
王為皇考。既而罷之。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乃止。書法
書皇。其私親多矣。自漢宣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下詔未
幾。尋繼以罷。元帝於是可謂能從諫矣。書曰。既而罷之。

後十

美改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初蓬波塢主

過也。逢波。澤名。在浚儀縣。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
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
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川遂叛。降石勒。徐龕以泰山

叛降石勒。周撫之敗走也。龕部將追斬之。及朝廷。漢徙
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羊氏即惠帝后也。

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
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
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
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矐甚寵之。頗預國事。書法
羊氏何。惠后也。綱目書之。其為中國悲甚矣。羊氏自為
惠后。三廢三復。於是又下匹非類。視秦毛氏。孝武太元
十四年。可南陽王保自稱晉王。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
以愧死矣。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書法。書
邽大饑。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書法。書
自稱何。譏也。江東正位。晉之社稷有奉矣。而又必稱晉

遼東見秦
王政三年

使省曰閒
而行故謂
之閒使

取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

晉元帝太興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三

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苾所親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虜。諸將請擊之。虜曰：彼為苾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三省曰：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者，謂之烏合。莫相歸服，又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虜各引兵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虜有謀，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悉獨官曰：（集覽）大人，其俗以勇健能理決，聞訟者推為大人。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眾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虜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閒使語虜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苾聞之，懼奔高句麗。虜以其子仁鎮遼東（三省曰）

後十

為

甄胡廣切

考異當園
下分注涼
王張茂未
元元見論
又憲問篇

庚辰

晉三年

後趙光初二年

春二月後趙寇冀州執刺史邵續

詔以其子緝代之

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冀州刺史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父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遂相與追擊大破之。匹磾遂與弟文鴛進攻，後趙王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石虎將兵攻之。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還報國，不幸至此。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如使為虎所滅，孤義士之心宜

晉元帝太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

一軍見楚義帝元年

上邽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考異提要漢作趙無以討賊殺之五字 按漢前年改號趙當書

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詔以續位任授緝。三省曰。生致。勒禮。續而終於殺續。所以令生致士人者。不過欲使之。趙將尹安等降。於宋始等四軍屯洛陽。降太守郭默。將兵入洛。後趙石生虜宋始一軍北。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廆。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初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漢。以討賊殺之。保體重八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書法書殺何不成保之為晉王也。保書殺矣。殺保者。曷為書賊。予安以討賊之義也。故特書故將。凡書故將。皆予義也。於是漢改號趙不書趙。書漢何。漢不共戴天之讎也。賊可討也。而不免

卷之十九

降

免

徐州見周顯王十四年

考異按即位例曰。借國如稱帝者。繼世曰太子某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張寔未嘗稱帝。繼世不當書立。據大安二年書。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眾。李流死。雄代領其眾。此條當書寔弟茂代領其眾。

句古侯切 庫音舍

降漢焉。特書漢。所以志讎國而為安惜也。及其叛也。則書叛趙矣。綱目書故將。七詳漢高帝五年。唯利幾書。反公師藩書寇。非予辭。若安書。羊鑒有罪。除名。以徐州刺降漢。則亦予之。而不盡予也。羊鑒有罪。除名。以徐州刺史蔡豹代之。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遣其將王伏都救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斬之。復來請降。不受。救鑒進攻。鑒猶疑憚不進。刁協劾鑒。免死。除名。以豹代領其兵。王導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立。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三省曰。武威姑藏城南。有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靈。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輓之。集覽。輓。車梨人也。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氏羌巴羯叛趙。趙討平之。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殺徐彭

劉曜胡人節之士也亦有忠

何房見秦始皇三十五年

二省曰豐水出京北南山東北流注于渭曜立園于鄠水左右

雍丘見漢桓帝延熹四年

祖述經略中原

封丘見漢獻帝初平四年

等於是巴衆盡反。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不忘諫爭。忠之至也。奈何殺之。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乃止。又欲自將討之。子遠又諫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

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沒入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安定。及者皆降。惟旬氏宗黨。保于陰密。進攻滅之。徙氏羌二十餘萬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馬。趙立太學。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趙以徒錄尚書事。趙立太學。趙立太學。趙立太學。

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

趙主曜作豐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

營豐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三省曰。言以起一觀之功。足以平河。西張氏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集覽瓊臺。及冢竹書曰。夏桀作傾宮。瑤臺。璽百。百姓之財。多發美女以充之。商

商

後十一卷

紂作瓊室。立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其為勞費億萬。鄠

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吳蜀。而一齊魏矣。三省曰。吳謂

銅櫛金飾。其深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

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

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

其悉罷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領諫議

大夫。又省鄠水園。以與貧民。書法自晉初。書以傳玄。皇

甫陶為諫官。乙酉年。是後五十四年。無聞焉。於秋七月

是復書。則趙也。綱目錄小善。雖僭國。必書之。

後趙兵退走。祖述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祖述將

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三省曰。先

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

示之以實也。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飢。以為述士

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述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

道。述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述鎮雍丘。後趙鎮戍。歸述

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述馳使和解。示以

禍福。遂皆受述節度。詔加述鎮西將軍。述與將士同甘

晉元帝太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六

魏拓拔宏 改姓元氏 將鑑詩曰 周訪賢勞 不有功力

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君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因以為間。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逃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與逃書求通。使及互市。逃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大事記曰。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疆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疆。則利於自守。東晉渡江。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無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疆。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亡敗者。何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故如此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西征。符健東討。慕容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

後趙有

名人望著 江東兩甄 鳴鼓軍威 震雙玉投 背賊計窮 好似信陵 全勝旦能 聽唐片能 言中勳臣 自古多懷 謙誰解擣 謙保令終

謙見漢光 武建武五 年

譙王承之 承音整見 上聲

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宋武未能定秦。狼狽而反。況其下者乎。晉元帝初定江南。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進據譙城。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破其衆。自河以南。盡為晉土。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疆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也哉。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趙定九品。舉六科。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第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

湘州見漢高帝十二年長沙王與馬共天下見論語子路篇鉛音筵銛思廉切三省注無能為也永雖忠有餘而才不足敦窺見而為知其無能

須以救弊詳見春秋左傳魯昭公六年吾以救世

厭一琰切又益涉切

次音恣

巴辛

晉元帝太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七

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陳濟曰。元帝抑損王氏權。導漸見疎外。而能任其真性。推之分限。不介于懷。言自然安分。非矯情也。而敦益懷不平。三省曰。導所以福祚流於子孫。敦所以隕身喪亡。禍及於王舍父子。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集覽。元帝以惠帝自此。蓋惠帝為太傅。越所為。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劉寇謂杜殺之。亂也。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鉛似錫。不可為刀。漢賈誼賦。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晉四年

趙光初四年

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中

有黑子

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

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三省曰。甲中有黑子。須以救弊。而磨蕩之也。時王敦驕悖。浸甚。故象見于天。須以救弊。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吾以救世也。須待也。書法。漢景之篇。書曰。赤矣。又書曰。如紫矣。於是書日中。後趙陷幽冀。有黑子。皆大異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

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馮

智舒曰。厭次。漢之縣名。屬平原郡。隋屬渤海郡。唐屬滄州。後廢之。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二十里。孔叢攻其

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

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緝

三等出降。集覽。緝。子名。竺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敵也。虎素與匹磾結

晉元帝太興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八

辛

楊州見秦二世二年廣陵考異提要徐作冀按此條軍上當有州字

集覽節乃大將所有淵等非大將故假之以重其威

常山見周安王十五

豫州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將鑑詩曰擊楫中流誓大江英風雄傑晉無雙包藏兇惡王敦懼悉受懷徠李矩降躬儉課農深感德鼓行擁眾載輿邦應憐祖逖天年

為兇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碑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三省曰)厭次既破無復後患匹碑兄弟與邵續皆被害石勒志趣從可知矣發明匹碑戎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為羯賊所虜若無足取然碑本夷人竭誠晉室死不易守此亦君子之所嘉者故予以全節而具其官書法書死之綱目於段氏有取焉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終南山崩馮智舒曰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秋南山東西連互藍田咸寧長安藍屋四縣之境

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皆假節領兵

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遣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三省曰引前子太宗師之言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也晉大夫荀息之言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文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向者親倚導而今疎忌之是虧既往之恩也導或自疑外而與敦同是招將來之患也帝頗感悟導八月常山崩(發明)晉由是得全周顛兄弟保護王導立國江左常山乃東南之鎮嶽而無故崩毀其變大矣是春日有黑子是夏終南山崩今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逆亂之萌晉幾不祚綱目備而書之所九月豫州刺以戒人君兢兢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歟

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閒皆為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

無所憚也然溫嶠都鑿諸人已存晉朝卒藉之以清大慈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固非英雄所能逆睹也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至是見約志趣異常乃帥子

促公論誰
將筆似扛

三省注戴
淵吳士淵
廣陵人廣
陵故吳王
濬都也

大慈之慈
杜對切

豐沛見漢
武建武
六年

慕容廆據
遼東

橫與鬻同

晉元帝太興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九

第十餘人。閒行歸鄉里。胡氏曰：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戴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者，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歸納印符，角中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泥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如其事舉不妄，投軀豈不善哉？道義而已。儻以全身為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后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皆天也。又何必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大事記曰：逖卒而王敦之難愈迫矣。葉夢得曰：潘佑得舉於逖，以其將歸石勒，斬之以歸逖，自是得勒降人亦拒於逖，阻晉民歸心，使堅事虜，以一時之感而失天下之望。勒斬一亡將而換河北之民，以為逖墮勒計中，而不悟古之為國者，必視民之所向，皆其向，不可遏其背，不可挽其蘇而已。寧有人歸征西，怨西征，東怨曰：侯我后，后來其蘇而已。寧有人歸我，反不納，而可以得之者乎？佑又謂勒自知其危，故脩逖先瑩，而還其叛將，以求媚，誠得之矣。羊陸之事，蓋彼

彼

此相圖而各知其謀，故文雖為好而實伺其閒。兩境並獵，獲其禽而即歸之。此殆兒戲耳。胡為步闡降而晉不辭乎？世常恨逖有志不遂，以是觀也。後趙以李陽為都尉之。縱逖不死，亦未見其能得勒也。後趙禁釀酒，復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歐，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遂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三世（集覽：武鄉，漢上黨郡屬邑，今沁州武鄉縣。又遼州有武鄉水，俱屬平陽，質實武鄉，晉之縣名，屬樂平郡。石勒置武鄉郡，後魏隋唐更改不一。宋隸威勝軍，金元皆屬沁州。本朝因之，改屬沁州，三省曰：復三世，勒欲並驅漢光武。光武復南頓，不敢遠期十歲，而勒後趙禁釀酒，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以慕容廆數年無復釀者，三省曰：一宿而熟者曰醴。官廆於是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集覽：東橫，李舍也。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徒翰

晉元帝太興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

考證立當作
謹按凡
例曰凡僭國
王者其繼
世曰嗣後皆
此

年壬

王敦反

長沙見漢

高帝十二

殺道復昌
見上太興
元年

狐疑見秦
二世三年

惺苦回切

金革之事
古人所不

辭見禮曾
子問篇又
見喪大記

晉元帝永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

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倭

甚有威惠平郭城名在遼東立鬱律而子賀倭鬱律之子什翼犍(集覽)拓跋鬱律

次子也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

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書法)子弒者之子也於是

弒者有主名矣則曷為不書略之也六修寔君其不略

之何六修寔君以子弒父大惡也此而略之天理滅矣

晉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

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

羊曼謝鯤為長史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

作亂謂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

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集覽)城狐不灌社鼠不燠

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

習為城狐社鼠劉向說苑載孟嘗君之客曰狐人之所

攻鼠人之所燠臣未見城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

者然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

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

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

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

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

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

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耶顛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

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初起兵

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

赴或說卓且偽許敦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

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

若復爾何以自明敦遣參軍桓胤說譙王承請為己軍

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

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惺為長史會惺遭母

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集覽)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有徐戎作難喪

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

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

晉元帝永昌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十一

微十意諸

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又墨衰以從金革之事。墨。黻色布。衰。喪衣也。凡起復治事。則著黻布服。寒不著袍。呂和叔曰。凡三年之喪。須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待卒哭之後。有甚不得已事。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遠與。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乎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服金革者。以兵事使之也。孔子善閔子。蓋善之也。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也。將何以教之。惺曰。鄆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黜。以惺為長史。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相東太守。不從命。三省曰。湘東。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水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

後立

劉隗字大連

廟勝見漢宣帝神爵元年

三省注。文服。謂非心服。特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

其

福。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曰。尤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陽縣東南。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乎。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比有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集覽。露。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諭百姓之書也。露者。不緘封之。以示明告中外。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又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士心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

將乎事之不濟。今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猶有所及。若其肆。莊子見車轍於水。而迎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水。而迎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子試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亂臣賊子。何世無之。人君尊居九五。固當防微杜漸。銷患未萌。豈待逆勢已成。而後誅剪之哉。王處仲。久握大權。專制方面。其無君之心。已非一日。綱目前已。屢書于冊。皆以著其不臣之跡。而晉帝則未有處也。一旦舉兵向闕。直書其反。則見其初無所因。為反已久。故易於舉兵耳。下書據石頭。還武昌。惟意所欲。雖有協隗。等出戰而敗。皆削不書。其舉動之易如此。將何以制之。哉。人主至是。固已未如之何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蓋亦謹其封子昱為琅邪王。趙封楊難敵為武都王。趙王微乎。其封子昱為琅邪王。趙封楊難敵為武都王。趙王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陳安。叛趙。趙秦州刺史仇池。遣使稱藩。趙以為武都王。陳安求朝於

武都見漢高后二十

於

石頭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襄陽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武帝後元元年鄂邑

王導求救於周顛

蘇典切 有詳見 此群玉

曜辭以疾。安怒。大掠而歸。隴上氏羌皆附之。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獲趙將呼延寔。及魯憑。將用之。二人下。屈皆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殺之。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

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

集覽。露額曰岸。光武岸。憤見馬援。杜甫詩。白憤岸。江阜。曾鞏詩。頽然岸中。憤。六岸。憤。頽其中也。以示懶散意。

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三省曰。王導。字茂弘。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衛石碯之子。厚與公子州吁。弒衛桓公。文與州吁如陳。碯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惠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可以。

晉元帝末昌元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三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輕苦貢切
士學來效
林周禮
王學來效
九帝封元
帝中興
帝封元
帝封元

晉元帝永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三

吾為安東時節假之集覽懷帝時元帝嘗為安東將軍
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馮智舒曰金城
在應天府三十五里三國吳所築晉咸寧中桓溫出鎮
江乘之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
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
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
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
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三省曰言日復一日浸忘前事
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頭等分道
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鞚諫曰
殿下國之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鞚乃止敦擁
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
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
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
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
為計協素無恩紀集覽紀謂僕也左傳秦伯送衛於晉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今俗稱人之僕曰秦綱秦紀此
言素無恩紀者謂僕從皆非平素恩德沾及之人王誤
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註恩紀謂恩情相紀錄也此
言才協素無恩意記念收錄人也募從者皆委之為人

百官見王

刺史王彬
忠義

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詣石頭
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
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
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
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
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
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
禮觀之可謂孝矣三省曰言太子既有鈞深致遠之才
而又盡事親之禮所以解敦不孝之誣也眾皆以為信
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
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
未可知或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
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
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作
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
南北之望周顛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
冠當時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
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尔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之
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
晉元帝永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三省注。凡人遇汝。以土彬之。為人顛以。凡風裁矣。可以見其。

科音聊

晉元帝永昌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為敦參軍。敦遣印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馮智舒曰。彭澤。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晉因之。梁屬太原郡。隋置隴城縣。屬江州。後改彭澤縣。屬九江郡。唐初於此置浩州。後廢州。以縣屬江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本

通鑑

寬和。忽更逼塞。三省曰。此疆。謂疆暴也。塞。謂塞塞而不疏通。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知其將死矣。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朱氏黼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靈公欲殺趙盾。趙盾出奔。其弟趙穿遂弑靈公于桃園。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弑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固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盾解固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與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雖欲辭責可乎。賊既東下。始闔門待罪。石頭失守。位爵如昨。至行曾臆報恩怨。不免假手于賊。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功。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能也。大事記曰。陳敏之叛。卓為之表裏。及周玘倡義。顧榮邀卓。卓聞陳相死。懼而從榮。王敦發難。卓初依違。顧望。迫於鄧騫。樂道融之正義。既出師攻討矣。及王敦使王弼求和。又適王師敗績。遂還襄陽。始之懷懼。則自逆而之順。終之懷懼。即自順而已矣。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逆亦終於不能保其身而已矣。

晉元帝永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五

三省注。毀

服為僮。毀

其常服。為

僮奴之服

甘卓猶豫

終見誅戮

三省注。岳

牧。舜有四

岳。十二牧

故後之居

方面者。謂

之岳牧

河。中。三省。曰

宮。南。鄭。至。襄

陽。汚。水。所。由

也。故。謂。之。汚

中

兖州見漢

明帝求平

十八年

合肥見漢

靈帝中平

五年

三省注。有

衆數萬。愍

帝。建。興。元

年。帝。以。鑿

鎮。鄒。山。今

既。數。年。矣

所謂。三。年

有。衆。數。萬

者。言。鑿。既

晉元帝末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五

譙王承死之

魏又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

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

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

又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

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五月敦殺

甘卓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

代卓鎮河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

將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譖無

不死者發明承卓始書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又皆為

賊所殺初無少異胡為承書死之卓書殺書法不同如

此蓋承始終守義卓猶豫不決故也向使卓能奮身徇

國戮力討逆則雖兵敗而死亦不失為全節之士矣

徘徊顧望且前且却果何為者故前書卓還襄陽以著其

失此書處仲殺卓而不書其官皆以戒徇義不終者也惜

哉書法書卓還何罪卓也承卓皆嘗予之以討矣於是

或書死之而具其官或書殺而削其爵為義不終者可

以鑿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兖州刺史郝鑿退屯

矣

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乃徵拜尚書徐龕聞諸塢多降於

從容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龕聞諸塢多降於

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乃徵拜尚書徐龕聞諸塢多降於

之漢後主建興六年此其書殺何罪龕也龕之叛非有

劉封之偏徒以爭功故耳既又寇濟岱敗王師與孟達

異矣故孟達之反正書來歸而龕書復冬十月後趙寇

降所以著其反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

譙祖約退屯壽春祖逃既卒後趙屢寇河南三省曰此

也拔襄城城父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

春後趙遂取陳畱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帝恭儉有餘而

明斷不足故大業

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

生母荀氏為建安君世史正綱曰妾無並主母之禮自

漢文尊薄太后後世遂襲之以為常典胡氏謂晉明此

舉可謂約情合義而能以道事親者矣求嘉陳氏曰自

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言神堯以一

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以其勢

晉元帝末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六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後趙

壽春見秦

晉元帝末昌元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六

王政六年
城父見秦
王政二十
二年
收天下之
難

世史正綱
主石勒謀
臣張賓死

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而重於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數千里，以受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圍，滎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以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書法賀善贊曰：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主，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略，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

隨西見秦
正政三年
南安見漢
後主建興
六年
秦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
辨

越嵩見漢
武帝元鼎
四年

漢嘉見漢
後主建興
十二年
元帝葬建
平陵

惜後趙右長史張賓

宿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璜代

為亡長史，勒每與邀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三省曰：酷，慘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世史正綱曰：張右侯石趙之謀臣也。而以死書之，何以中國之人為夷狄之輔，以為我華夏之害。狐兔之不如，張茂取隴西，南安置秦州也。雖有他美，何足稱焉。

晉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

光初六年春正月成寇

臺登陷越嵩漢嘉郡

瀘沽縣屬禮州本朝因之廢故

三月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

敦退保盱眙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

導為司徒姑敦謀篡位調朝以司空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

晉明帝太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七

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自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允，今又殺弟邪？敦乃止。馮智舒曰：姑孰古郡名。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地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劉宋隋唐更改不一。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為平南軍。後陞為太平州。元為太平路。屬浙江行省。本朝改為府。直隸京師。于湖。晉之縣名。本朝因之。改屬太平府。書法以者何？敦以之也。王導乃心帝室而受其以。綱目獨不為賢者諱乎？揚州牧要職也。視司徒有閒矣。於導何病哉？故敦自書反。以至於死。綱目皆削。寧州刺史王遜卒。遜遣將軍姚嶽拒戰。大敗之。追至瀘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甚冠裂。而卒。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詔除其子堅為刺史。亮六矣。秋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為平襄公。趙主曜圍安於隴城。

寧州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考異。庚字當作后。兄與漢何進同。

尼輒切

地亦作蛇。並音移。見洪武支韻。蛇又見歌韻。遮二韻。

安頡出戰，輒敗。突圍出奔，曜遣將軍平先追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三省曰：壯士歌，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驕交馬，鐵鞍七尺大刀，奮如湍文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地，矛棄我驕驕竄岩幽，為我外援而懸頭。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郝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鎮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三省曰）時江東謂洛都為西朝樂彥輔短才耳。集覽：姓樂，名廣，字彥輔，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愷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陳濟曰）滿奮字武秋，愷懷太子。廢送許昌，奮救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篡位，奮又奉璽綬，故云失節之士。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書法：王含督江西書敦以罪專也。此其書表何敦忌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鑒矣。綱目以此表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也。直書以不可乎。

青州見新
莽地皇六
年

糟粕音遭
補

秦隴見漢
獻帝建安
十八年

拾去聲胡
紺切
亟期冀切
亟請數以
為請也

三省注法
周文王漢
光武周文
王舍伯邑
考而立武
王漢光武
舍長子彊
而立明帝

晉明帝太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八

直書以則是鑒之遷出上意矣書後趙寇青州陷之虎
帥步騎四萬擊青州郡縣多降遂圍廣固(三省曰)廣固
水經註廣固城在漢齊郡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
水深隍曹嶷所築也九域志廣固城古樂安城今按青
州益都縣西四十里有廣固城杜佑曰有大澗甚廣因
曰廣固曹嶷出降殺之阮其眾三萬虎欲盡殺嶷眾刺
史劉徵曰今雷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尔虎乃
雷男女七百口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趙主曜
配徵使鎮廣固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趙主曜
西擊涼州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
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潰曜揚
聲欲拒戰長史汜裒請斬之茂曰汜公糟粕書生不思
親出拒戰長史汜裒請斬之茂曰汜公糟粕書生不思
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
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
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三省
曰)石頭在姑藏城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秦
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言新破陳安乘勝而
來也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氏羌烏合之眾

後

子

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
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趙諸將
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按甲勿動以
威聲震之若出中甸茂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
使稱藩曜拜茂太楊難敵降成復叛殺成將李拾李稚
師封梁王加九錫大懼請降於成成將軍李稚受其賂遣
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請降於成成將軍李稚受其賂遣
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成主
雄遣稚兄拾擊之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趙封故世
其歸路四面攻之拾稚深入無繼皆為所殺趙封故世
子胤為永安王初趙主曜計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

子胤字義孫今太子熙字義光趙主意謂胤乃故世子
而安義光何如義光今太子熙字義光趙主意謂胤乃故世子
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於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
之懼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義孫世子胤字材
虜復姓郁鞠其名陳安既敗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歸
又材器過人熙其弟也材不及胤而為太子恐有不妥
故欲廢熙立胤以固社稷而使熙安也左光祿大夫卜
晉明帝太寧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十九

東海為嗣
事見漢光
武建武十
九年

姑臧見漢
光武建武
十二年

王公設險
詳見易坎
卦

勇夫重閉
許見春秋
左傳魯成
公八年附
錄

輶音連

液亦作挾
遠即涉切

十日澆日
周曰澆日
十一日澆
一辰見洪
武韻

祈音託

總角見詩
齊風甫田
篇

甲申

晉明帝太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十九

秦進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法。曷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胤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胤以承聖業乎。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封胤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命熙盡家人之禮。三省曰。二宮。曜宮及熙宮也。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馮智舒曰。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集覽。先是茂兄寔為其帳下閹。涉所殺。今茂以此患為懲戒。愚以為苟思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志。示怯弱之形。余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王公設險。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伊川侍曰。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

發上可

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勇夫重閉。謂匹夫之勇。猶且重閉以自防也。晉侯使申公巫臣假道于莒。與莒子立於池上。曰。城已一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泉潰。圍莒。莒城亦一惡。莒潰。楚遂入鄆。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亦豫備之意。

十一月敦以王舍督江西軍。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集賢相並也。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故徒舍督江西。以罪矣。於是敦意欲強王氏。以舍督江西。以舒彬利荆江。舒彬不書亮其心也。

晉二年。光初七年春正月。敦殺其從事周嵩。周筵及

晉明帝太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二十

考異當國
下分注涼
王張駿太
元元見魏
東莞見熙
二年見泰
東海見泰
二年見泰
河南見漢
光武建武
二年見武
宋宣公詳
見春秋左
傳魯隱公
三年宋公
和卒界切
祭側界切
吳餘祭王

晉明帝太寧二年
會稽內史周札 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敦誣嵩及札。兄子筵。後趙陷。與脫謀不軌。殺之。遣沈充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後趙陷。**東莞東海攻趙河南斬其守將** 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聊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班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成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博驥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集覽)宋宣公。宣公遜國於弟穆公。穆公遜於宣公。子殤公。殤公遇弒。春秋譏宋之亂。由宣公廢子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三省曰：為下雄諸子殺班。張本。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書法於是。雄有妾子不立。立班書立。其兄子班。著亂始也。故斥書主。據漢立子祭。子熙。一書主。**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

初學注吳
王諸樊卒
立弟餘祭
餘祭卒立
次弟餘昧
卒以次授
弟季札。季
札逃去立
其子僚。僚
為其弟闔
閭所弒。季
札曰：是亂
由先人起
也。又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季
札

微

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恰入棺。勿以朝服。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世史正綱曰：張氏世忠晉室。其卒也。皆書爵。而於茂獨不書者。何。原其心也。觀茂臨終。謂其子曰：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又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勿以朝服。則其降趙。而受其封爵。非其本心。明矣。書法茂自嗣立。雖無可紀。然其死也。以事晉屬其子。且以官非晉命。取之終身。則亦未嘗忘晉者也。特屈於趙耳。故卒不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敦無子。養兄舍子。應為嗣。至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能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不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常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集覽作三次更番。其一調出。其二

三省注司
馬相如難
蜀父老曰
蓋世必有
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
常之事
終為之繆
靡勿切詐
也
王敦錢鳳
逆謀
丹陽見漢
明帝永平
十三年
列王敦罪
惡

晉明帝太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一
息於家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
乃綴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三
省曰謂善於人倫藻鑑也人有美質而加之褒飾謂之
黼藻如衣裳之加藻火黼黻也鑑所以別妍醜故明於
知人而能褒獎後進者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
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
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
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
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至
作色曰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
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
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
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
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
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
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
下敦應詹郝鑒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
刺史劉遐等入衛帝也於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
之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

後主事府

三省注長
去聲直亮切

折与梳通

敦府曰敦輒立无息以自承代集覽兒子曰息謂專輒立
兄之子為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
敦以頃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
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
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
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
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
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
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舍錢
鳳鄧岳周撫等帥眾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
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
王及裴妃而已七月舍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馮智
舒曰江寧晉之縣名屬秣陵郡宋齊因之貞觀中改白
下曰江寧上元初改江寧為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
寧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應天府人情恟懼嶠
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折方舟也駕方舟以為橋在國東
南四里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
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
集覽豕突謂恐賊如猪伏穴中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
司徒導遺舍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

晉明帝太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二

三省注。後
臣謂刁協
劉隗也
外濟言思
授外以自
濟也
苑城三省曰
蓋孫氏都秣
陵所築晉置
建康於秣陵
水北南度建
都依苑城以
爲守
討王敦

王敦死

困乏三省曰
氣不能充體
爲困力不能
舉身爲乏

尋陽見漢
獻帝建安
十四年

敦兵犯闕
事見晉元
帝永昌元
年

晉明帝太寧二年
年之事乎元帝永昌元年王敦率兵據石頭昔年佞臣
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
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謂敦以重事
委付舍子應也安期乃應之字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
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治
朝野允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大
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
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舍不答或以爲舍鳳衆力百
倍苑城小而顧苑城即後苑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
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
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
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
往哉申胥之徒服虔曰戰國楚大夫王孫包胥也正義
曰包胥姓公孫氏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初與吳子胥爲
友後子胥奔吳言必欲滅楚申胥曰子能滅之我必能
興之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
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馮智
舒曰越城在應天府南六里本東甌越王所立金陵故
事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張威勢
今存遺址人呼爲越臺秀匹殫弟也敦聞舍敗大怒曰

後十章

我

曰

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
困乏復臣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
後營葬敦尋死應祕不發喪棄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
廳事中日夜縱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
不奉詔遂舉兵與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
天子已扼其喉咽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
湖水以灌京邑三省曰湖水此卽玄武湖水也在建康
城北今在上元縣北十里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
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舍錢
鳳等軍也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
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劉遐
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光
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
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舍等遂燒營夜遁
明日帝還宮舍欲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舍曰大將軍
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前年敦兵犯闕而彬曾數
敦之罪今彬爲江州刺史故舍云然應曰此乃所以宜
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也今
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集
覽荊州謂荊州刺史王舒王舒執守文法不宜歸接之
晉明帝太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三

瘞於計切。幽薶。薶音切。起長跪。綺音切。原其私心。豈違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汝黨謂宜施之寬貸。郝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書法上書討。下書拒多矣。此其書敦復反。何敦本欲反也。討敦之師未至。而敦兵已至江寧矣。故書反。書親征。始此。綱目書自將三十八。詳漢高帝五年。代王賀正。徒居東木根山。是歲賀正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三省曰。木根山河。

晉明帝太寧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沈其父子於江。王彬舍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以為恨。周光斬鳳。詣闕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蹠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桁。郝鑒曰。前朝誅。揚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所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綱紀謂別駕洽中之類。溫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違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汝黨謂宜施之寬貸。郝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書法上書討。下書拒多矣。此其書敦復反。何敦本欲反也。討敦之師未至。而敦兵已至江寧矣。故書反。書親征。始此。綱目書自將三十八。詳漢高帝五年。代王賀正。徒居東木根山。是歲賀正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三省曰。木根山河。

酉乙

開門延寇
事見晉元
帝末昌元

復霜詳見
晉武帝太
康三年
許昌見漢
獻帝建安
元年
陶侃惜分
陰

河

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

晉三年

光初八年

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顛等。

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顛。及甘卓。虞望。郭璞。王澄。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集覽。梟。掛首木上也。夷。平也。謂盡誅滅之。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郝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復霜。日。義。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

許昌叛降後趙。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

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

蒲音蒲
博與簿通

擣抽居切

骰音頭

鮑薄巧切

如字見廣

巧韻

三省曰切

厲嚴厲也

木屑竹頭

司州見秦

莊襄王元

晉明帝太寧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并四

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集覽）蒲博。局戲也。古者為子。有梟。盧雉。擣。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案五木。即今之骰子也。列子擊博樓上。注云。擊博。如今之雙陸。鮑宏博塞經曰。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博陸。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擣骰謂之瓊。瓊有五采色。故謂之五塞。將吏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養心）吳氏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所移。賢於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王導。謝安遠矣。

後

生

帝崩

鑰與籥同

管鑰詳見

記月令篇

生大敗司豫徐亮皆陷於後趙

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主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擊謨。斬之。曜自將救岳。虎逆戰。曜軍無故驚潰。遂歸長安。虎擒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帥眾南歸。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亮之地。率皆入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下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集覽）孟冬慎管籥。注。管籥。搏鍵器也。孔穎達疏云。籥以鐵為之。指鑰內以搏取其鍵。鍵讀為蹇。謂鑰之入內者。俗謂鑰須也。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為下亮殺宗。張本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羨。司徒導。及尚書令下壺將軍郝鑒。庾亮。陸曄。丹陽尹溫。嶠。並

晉明帝太寧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并五

成帝即位

三省注。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為本郡中正。

悔見易上繫辭

明帝葬武平陵

控苦貢切

晉明帝太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五

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為郡中正。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易繫辭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書法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綱目所書。自王敦外。不過立后太子及大臣。除卒數事耳。獨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已矣。故自入綱目以來。未有書親葬武平陵。應天府。上元縣境內。冬征者。於是特書予之。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自段氏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未桎卒。子牙代立。至是疾。

後十

陸

汝南見漢景帝三年

丙戌

放達見漢後主景耀五年

三省注。中朝

謂西晉

奏推。奏之於上。推按其罪也。

也。臺。臺勉強貌。見詩大雅文。

王篇

疾

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代王賀傳卒弟紇那嗣。

晉宗成皇帝咸和元年

趙光初九年

夏四月。後趙石生寇

汝南。執內史祖濟。○六月。以郝鑒為徐州刺史。司徒王

不朝。而私送郝鑒。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

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三省曰。重之曰多。輕之曰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

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

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大事記曰。西晉

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猶有陳頴。熊遠。下壺之徒。務欲矯正。而郝鑒溫矯。陶侃諸公。以實才拯難。而

救時。不若洛下之波蕩。而不反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為之倡。而劉惔。殷浩輩。臺臺繼出。雖雅量如謝安。亦

未免有清談之習。故其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賢以秋。洙泗為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箕。豈特五世而斬哉。

晉成帝咸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六

考異嶠下

為字美次會稽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三省注。刪削除也

縣官見漢文帝十一年

三省注。脩石頭以備之。亮資蘇峻拒義師耳

弋陽詳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三省注。失職怨望。宗解兵衛。故自以為

失職

晉成帝咸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六

八月以溫嶠為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

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却下。而不豫顧命。三省曰。名輩。名為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為等。集覽。不豫。顧命。豫。干豫也。謂已獨不在受遺詔之列。馬融曰。顧命。顧念太子而命大臣輔相之。鄭玄曰。臨終出命。謂之顧命。顧將去之意也。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剛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于國。謂破沈充。錢鳳也。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兼為弋陽縣王。宗自以失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兼為弋陽縣王。宗室近屬。兼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

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發明。庾亮輔政之初。主少國疑。正宜鎮之。以靜輒。乃殺戮近親。貶黜舊傅。其何以慰遠近之心。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之實。則亮之失刑明矣。而當時大臣。亦無有一言及之者。又以見亮之專國。自用如此。寧無後趙使世子弘守鄴。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誤朝之失乎。後趙之意。及脩三臺。遷其家。十一月。後趙寇

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後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

頭

兼宗兄弟也。宗言近屬。兼言保傳。宗敘族也。兼敘官也。

涂亦作塗

涂塘見漢後主延熙

十三年

九流見漢順帝陽嘉

三年

亥丁

晉二年。夏五月朔日食。○張駿遣兵攻趙。

趙擊敗之。遂取河南地。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

晉成帝咸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七

令居見漢
武帝元狩
四年

七國之於
漢事見漢
景帝三年

蘇峻祖約
反

姑孰見晉
明帝太寧
元年
宣城見漢
明帝永平
十三年丹
陽郡

晉成帝咸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七

辛巖等帥眾數萬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趙遣劉胤將兵
擊敗之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西大駭金城
枹罕降之駿遂失河南之地（集覽）振武秦馬冬徵蘇峻
門郡隋置代州金為振武軍東受降城隸焉

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為

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
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下壺曰）峻
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三省曰）路不終朝歷陽之

與建康一江之隔耳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
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
馬詣亮辭亮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

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
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西陲謂陶侃也
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馮智舒曰）一統志云
雷池在安慶府望江縣其源西自宿松縣界流經縣東
南積而為池又十五里入大江名雷港亮復遣使諭峻
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望山頭（集覽）廷尉掌平刑罰應劭曰聽獄必質諸
朝廷與眾共之故號曰廷尉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

請

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

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
絕之約遣兄子沛負壻許柳以兵會峻（大事記曰）王敦
蘇峻二釁皆王導之所不欲而劉隗庾亮不導為是耶使

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
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
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

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子產
為鄭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則昭公之舉也子
邑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政成大人之忠

儉者從而予之泰後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哲鄭乃
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幾子忠儉斃
矣（發明）晉氏南渡國勢岌岌王蘇相繼內叛幾不能保
然王敦久蓄無君之心一旦舉兵故直書其反至峻雖
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
鎮犬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反亦有以裁之夫何庾亮
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
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夫峻介胄武夫乃
以農扈處之則用非其職朝廷意嚮可知峻亦豈肯東

晉成帝咸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八

三省注。當利諸口。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諸口。則峻兵不得渡江。姑孰取鹽米。姑孰臨江。湊晉積鹽米於此。裨晉皮。無湖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廣德見晉三年。

晉成帝咸和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手自詣。綱目推原。既始。是以書法若此。然則祖約初無召命。何以亦反。曰。約之反。由峻邀之也。若峻不反。約亦無以爲唱亂之端。不然。綱目何以書峻爲首。而約爲從哉。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尚書左丞孔陶回。集覽。司徒屬官。有司馬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陳濟曰。當利。浦名。在和州東。十二里。後漢張英屯當利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慈湖。地名。濱江南岸。金陵覽古曰。慈湖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采石下流三十里。至慈湖上。口宣城內使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三省曰。姓譜。裨。姓。鄭裨。諱之後。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左傳。魯大夫臧文仲之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書法。書

炙之夜切

尚書下壺

父子忠孝

橫江見漢

獻帝興平

西陵見周

七年夷陵

子戊

赴難何。予倡義也。蘇峻之亂。書赴難。三若彝者可謂能急君矣。終綱目書赴難。三。是年三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下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處。兵敗而死。炙。燔肉也。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馮智舒曰。小丹陽。路名。在應天府治南。與太平府當塗縣接界。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

逃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衛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瞻。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晉成帝咸和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廿九

峻入臺城

翼所甲切

圖與開同

晉成帝咸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廿九

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集覽卽宮城在建康城北二里今同泰寺在此城內金陵志云唐時韓

暹於建康石頭築玉城其一曰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

翼曰至尊當御正殿翼卽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

祿大夫陸暉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

及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翼

令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

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剃士

女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緡數萬匹峻

盡費之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

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道逃以求免何以

爲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以祖約

爲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功德峻復

以爲太宰西陽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

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

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

分兵給之發明前書召峻峻反雖繫由庾亮特未見其

罪也次書詔亮督諸軍討峻戰敗死之則討賊之責亮當之矣今

此書下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則拒戰之事在臺而下

後十

新

于湖見晉
明帝太寧
元年

在亮也又書亮奔尋陽峻兵犯關則亮臨難棄君奔竄

苟免其罪始不可逃矣夫峻狼子野心亮旣不能思所

處之而乃遽頒召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

爲不可亮乃悞諫自用其失一也溫嶠欲帥衆入衛三

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伏兵小丹陽南

當利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

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釁稔禍誰實尸之

至於國破君危宗社不守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

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則

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爲無補惟合前後所書而

觀則亮之罪蓋有不容言者誤國若此尚可不加誅責

乎書法書入援書赴難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此其書至

尋陽何罪侃也其罪侃何嶠以正月至尋陽往復數四

方能致侃綱目此書正月至尋陽後書五月以陶侃入

討峻則逗遛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之罪有在矣

葬明穆皇后發明太后庾氏何以憂崩爲庾亮召禍故

法書以憂何罪亮也亮違衆議首生厲階及爲元帥兵

敗身竄憂及國母其罪大矣綱目自書葬靈思皇后是

晉成帝咸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三十

嶠討峻

石頭見漢
獻帝建安
十七年

疆場見漢
靈帝建寧
二年

師克在和
見春秋左
傳魯隱公
十一年

陶侃未盡
六節

三省曰雪
變子之痛
謂侃子瞻
為峻所殺

嶠深以為
然晉都建
康糧運皆
仰三吳故
欲先斷東
道王敦蘇
峻之亂匡
復之謀郝
鑒為多
泥濘之濘
乃定切淖
也

後。后無書葬者。至晉而後書之。晉后至是始以前崩葬書。前乎此非弒殺。則陷胡塵已。終綱目太后書以憂崩卒。三秦羊氏。晉庾氏。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

石頭。郝鑒王舒來赴難。溫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縱橫。雖疆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額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假令可疑。猶當外示。傳。楚閻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溫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遣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假令此州不守。則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為大。

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兼道而進。郝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馮智計曰。廣陵城在揚州府城西南四十里。魏文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我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桓卞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繼朝夕。集覽。繼。厚意也。

六

後

後

孔穎達曰
縵縵牢固
相著之意
左傳曰縵
縵從公母
通內外

白石壘在
石頭東北
峻極險固
杜佑曰白
石里在臺
城西宋武
帝大明四
年為蠶所
置大殿於
此
度首逞

鞞亦作靴

鞞音遙切

朝夕不暫分離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受孝
經論語導密令張閫以太右詔諭三吳(三省曰)漢置吳
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晉又分吳興丹陽置義興郡是
為三吳鄺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杜佑曰
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
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
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潭母孫氏
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
鬻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嶠軍于茄
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
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
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
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
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
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
白石壘(集覽)白石壘本地名於此立壘侃使庾亮守之
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
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還據
京口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
桓撫襲湓口(三省曰)湓口在尋陽今江州德化縣西

里

里有湓浦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
流滿鞞還擊破走之發明凡兵能左右之曰以春秋書
以者有之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之類是也綱目書以
者亦有之樂毅以秦魏趙韓之師伐齊之類是也夫借
兵它國則書曰以未有我國之臣子乃書以者也蘇峻
反逆宮闕為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督將手
握強兵固當灑泣誓衆颯馳電赴畢力討賊猶恐不及
夫何自冬迄春坐視朝廷傾覆略無救援之意必待溫
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非諸人力挽
侃必翻然西上矣書之曰以所以見侃本無赴難之心
幸賴嶠能左右之耳侃在晉朝不為無功獨於君臣大節
有所未盡故君子深為惜之綱目權其輕重見於書法
之間雖欲為賢者諱不可得也嗚呼微矣(書法)書以陶
侃何譏侃也侃見義不勇屢為前卻故書以然則義專
歸於溫嶠矣是故九江之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之則
書隨何漢王邦三年陶侃之赴難未勇而溫嶠能以之
之則書溫嶠以是年東荆州之兵赴長安未果而趙剛
能以之則書趙剛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赴
難必書兵於是鑒流涕誓衆舒遣兵一萬則有兵矣不
書以兵何緩也凡書來援書來救外辭也鑒舒晉臣也

內史桓彝
死節見漢
明帝末平
十三年

三省曰紆
交至之禍
紆緩交也
至之禍言
州郡多降
峻兵將四
合而交至
也

歷陽兒漢
冲帝末嘉
元年

考異提要
無於石頭
二字據凡
例斬當作
誅

光武之濟
昆陽事見
漢帝末更
始元年
曹操之拔
官渡事見

則曷為書來。如外辭罪之也。峻之反已半年。且既遷帝
石頭矣。然後徐徐而來。謂之何哉。書曰來。緩辭也。是役
也。綱目書赴難者。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聞京
三。書來者一而已。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紆交至之禍
城不守。進也。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紆交至之禍
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
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馮智舒曰。蘭
石地名。在寧國府旌德縣北五十里。韓晃攻之。將敗。左
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
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
城陷。執彝殺之。發明蘇峻之亂。下壺。桓彝皆以死節書
夫以壺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人耳目。若
彝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見殺而已。未有能明其死節者
也。至綱目書之。則與下壺無異。何哉。彝始聞峻反。即時
起義。不少遲緩。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是以綱目前書
起兵赴難。獨在衆人之先。而其詞急。未幾受圍危亟。或
勸其通和。以紆難。彝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
徇國。有隕無貳。固非它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
卞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
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噫。書法於是役也。勇於義

義

者其惟桓彝乎。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約
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石。八月後趙攻趙
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石。八月後趙攻趙

蒲阪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石虎帥衆四萬擊趙
救之。元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石瞻。枕尸
二。百餘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竭。以灌
之。集覽。場堰也。名曰千金。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

輒之峻弟逸代領其衆。峻腹心路末賈寧勸峻盡誅諸
不許。求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誘末與皆奔白石。馮智
舒曰。白石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南八十里。西軍與峻以

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
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逆滔天。何憂不滅。奈
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

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

晉成帝咸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三

漢獻帝建

安五年
三省注義
旗將迴指
於公矣溫
嶠辭嚴義
正所以能
番陶侃共
成大功

峻伏誅
蹟陟利切

漢劉淵起
白晉武帝
咸寧五年
傳至聰粲
準曜五世
至晉成帝
咸和三年
仁共二十
四年
三省注攝
收也

晉成帝咸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三

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
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實說侃曰軍政
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
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實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
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
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
嶠軍實燒峻句容湖孰積聚集覽句容縣名縣南五十
里有茅山一名句曲山其形如句字之曲因名縣焉今
隸建康正誤句容湖孰二縣皆屬丹陽郡寧國縣屬宜
城郡今寧國府也去句容遠建康南四十五里地名胡
孰去句容四十里國朝因之屬應天府峻軍乏食侃遂
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郝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
之扞敵也一旦不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
鑒大會僚佐責納將斬之久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
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
從之三省曰大業自解謂急攻蘇峻陸暉心還救之大
業之兵自解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
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蹟侃
部將斬之馱蹟蹟頭也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
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

室

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
集發明侃前入援書以者原其情也今此斬峻先書侃
者序其績也此輕重之權衡也書法前書溫嶠以陶侃
此其先侃何不沒其功也綱目於陶侃心跡不相掩可
也冬十二月後趙石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

歸殺之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
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

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
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
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
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
必望旗奔敗乎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
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
統步騎濟自大壘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
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
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嚙枚詭道兼行出于鞏營
之閒集覽管河南縣名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
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
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

晉成帝咸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四

故臣石勒
殺劉曜

考異逸上
漏蘇字

丑巳

亡邽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斬當
考異斬當
作誅

三省注遂
奔上邽以
劉胤之才
武不能守
長安以抗
石勒劉曜
既禽胤膽
破矣胤膽
斬蘇逸

三省注故
節導自討
王敦時假
節其自石
頭出奔也

晉成帝咸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四

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
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閭闔門夾
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
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
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
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
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
殺之書法獲賤辭也於是曜墜馬被執曷為不書執以
歸趙兵大潰曜方以昏醉被執則與匹夫何異哉故賊
之書獲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
之獲次之降為下終綱目亡國之君書獲三趙主曜齊

主緯陳
主叔寶

四年

是歲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春正月逸殺

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初蘇峻逼其居民聚之後苑
大夫陸暉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
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

收

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
冠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約

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趙太子熙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川尚書胡勳曰今雖喪
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

也胤以為沮衆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
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帥衆赴之二月

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
兼舍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晁

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
船群臣見帝頓首號泣

請罪殺西陽王兼陶侃與任讓
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

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
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

為侃所譏自愧其失節發明
兼非反者何以於斬逸之

下而書及哉程頤子序春秋
謂經為斷傳為按今綱目

稱述功德峻復以兼為太宰
西陽王則是兼俯首媚賊

晉成帝咸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五

王導諫遷
都仲謀劉
孫德事見
漢獻帝建
安十七年
為音猥

庚亮傾覆
社稷罪不
容誅

謚法臨患
不忘國曰
忠清白守
節曰貞

雋俱充切

泥首見漢
帝禪延熙
十三年泥
頭

美附賊者也。有不得辭其討矣。美嘗降封弋陽縣王矣。此則曷為復書西陽王美受偽封也。不書弋陽書西陽著其附賊也。以褚翼為丹陽尹。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之實也。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三省曰。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有諸中者也。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為丹陽尹。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蘇軾曰。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坂。高蔞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書法書錄才也。西漢之世。書為京兆尹。八。自黃霸外。皆嚴能者也。東漢書為河南尹。三。而梁冀兄弟居二焉。西晉惟夏侯和以從官書。東晉書丹陽尹始此。終晉世書丹陽尹三。褚翼。王坦之。王雄。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郝鑒為司空。溫嶠

嶠

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

鹽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瞻。肝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求。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曰。求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馮智舒曰。巴陵。三國吳之縣名。卽漢長沙郡。下雋縣地。晉置建昌郡。宋時為巴陵郡。治。隋唐皆州。皆治此。宋仍舊。元屬岳州路。本朝初。以縣併入岳州。後復置。仍屬岳州府。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出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司馬公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發明庾亮傾覆社稷。死不可

江州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謚法危身奉曰忠曰武禍亂

三省注汰奢也

秦隴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晉成帝咸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六

足贖蘇峻既誅復居大位亮雖泥首謝罪蓋亦自知朝廷必不加誅姑為是以欺眾耳是以分注於其上疏自陳之語皆削不錄正所以誅其心而剛其偽辭也然則書亮為豫州刺史於封侃鑿嶠之下則晉之權綱不舉亮之貪榮無恥而在廷公卿議臣亦無有能言其罪者其失皆不言自見矣書法亮為豫州黜也不書黜何亮之罪不止是也故與遷賞者

溫嶠卒以劉胤為江州刺史嶠卒時年四十二諡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郝鑿皆言胤非方伯才主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馮智舒曰始安漢之縣名屬零陵郡晉屬始安郡唐初析置福祿縣貞觀中省入更名臨桂縣宋以慕化縣省

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趙南陽王胤帥趙兵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胤

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國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胤胤胤於豪縱酒不郵政事郭默被徵為右軍將軍三

條

隴東三省曰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蓋後趙分安定置也應劭曰祖音置厲音賴代見秦王政三年鴈門河南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白蘭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晉成帝咸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七

前軍右軍秦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皆宿衛兵也求資於胤不得會有司奏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詔免胤官胤方自由理默遂誣胤以大逆襲斬之傳首京師招引謀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桓宣自去年歸溫嶠也于武昌太尉侃上宣為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子也三省曰武昌太守為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子也三省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羌殺河南王吐延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延為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于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三省曰左傳魯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杜預註曰諸侯之子稱公子

考異 斬當
作誅

庚寅

三省註潛
嚴潛密也
潛嚴密敕
諸軍嚴裝
也
中山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丘濬曰自
是後勒止
稱越
吻武粉切
褻吐因切
謝也

赦李布斬
丁公見漢
高帝五年
善法趙也何
以書誅亂臣
賊子夷狄得
而誅之綱目
之討叛嚴矣
涼州見漢
成帝永始
二年
相禁三省作相策
謂相策應也杜佑
通典作相禁一曰
相策屬下句策計
也猶言計汝不復
得走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
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
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晉五年趙建平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劉胤首至建康司

難制。臧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使其有地朝廷得以潛嚴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趙羣臣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三省曰勒字世龍初名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部羌渠之胄祖耶奔干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竝為部落小帥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中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富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兒吻吻也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目之曰黃吻吻吻也

後山飛
上見

待主

上晏駕後不趙誅祖約夷其族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

足復留種也漢高祖赦李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姚弋仲

亦以為言勒於誅之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

雍立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為左衛將

軍及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士稚祖逖字

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皆得誅之所以嚴天討正王法而使亂之臣雖夷狄盜賊

之無容足於天地之間也其旨嚴矣夏五月詔太尉侃

兼督江州鎮武昌六月趙以張駿為涼州牧駿因前趙

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三省曰五屯

武街石門侯和潞川甘松也趙拜駿涼州牧駿恥為之

卯辛

明堂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辟雍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靈臺見漢平帝元始四年

三老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朝从月与舟同音釗

鹿音悔並見上聲

邀与要同

晉成帝咸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卅八

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更造新宮。

民于沔比。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

雍。靈臺。趙令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

國城。西三省曰。史言石勒能矯其獷悍之習。而脩文。發

明。趙乃夷狄也。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盜賊而為盜賊。

之。事。固。盜。賊。之。常。也。盜。賊。而。為。君。子。之。事。君。子。亦。豈。得

不。予。之。哉。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競。而。使。夷。狄

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秋。九。月。趙。營。鄴。宮。初。趙。主

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

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

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其。滿。百。匹。猶。欲

帝。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

直。臣。之。氣。因。賜。成。絹。百。匹。稻。百。斛。至。是。復。營。鄴。宮。置。行。臺

冬。有。事。于。太。廟。烝。祭。太。廟。集。覽。冬。祭。曰。烝。詔。歸。胙。於。司

徒。導。歸。胙。賜。祭。福。餘。肉。且。命。無。下。拜。齊

齊。下。拜。受。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

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

會。日。帝。應。敬。導。不。元。會。日。元。旦。日。朝。會。博。士。郭。熙。以。為

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

先。帝。師。傳。謂。宜。盡。敬。侍。中。荀。奕。曰。三。朝。之。首。三。朝。春。正

三。朝。謂。正。旦。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宜。明。君。臣。之。體

若。佗。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三。省。曰。以。君。拜。臣。謂。之

盡。禮。慕。容。鹿。遣。使。詣。太。尉。侃。鹿。僚。屬。議。共。表。請。進。鹿。官

可。乎。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

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鹿。不。悅。於。是

遣。使。與。陶。侃。賤。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而。東。夷。校。尉

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鹿。為。燕。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

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三。省。曰。鹿。加。車

騎。將。軍。故。侃。稱。之。官。謂。天。子。勒。謂。石。勒。也。然。忠。義。竭。誠

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世。史。正。綱。曰。冬。十

一。月。熒。惑。守。胃。昂。按。天。文。書。昂。胡。星。也。若。動。搖。主。胡。兵

大。起。李。淳。風。作。晉。志。謂。是。時。二。石。僭。號。而。其。強。弱。常。占

於。昂。不。關。太。微。紫。宮。也。由。是。觀。之。則。昂。之。一。宿。在。天。專

晉。成。帝。咸。和。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卅。九

後

世家

晉成帝咸和七年
主于胡可見矣。五胡之亂莫甚於二石之時。故昴宿之
變獨多。詳書于冊。以見天意於夷。固分而外之。不以其
僭中國之號。而應
以帝王之象也。

辰壬

晉七年建平春正月趙大饗群臣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

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
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三

省曰。石勒豈真知高帝者哉。特自視其不如韓彭輩。故
耳。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

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集覽磊落。魁壘貌。終不效曹
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三省

曰。狐。妖獸也。能蠱媚人。石勒以此論曹馬。使死者有知
孟德。仲達。其抱愧於地下矣。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

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
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灑當失。何以遂得天

下。及聞雷侯諫。乃曰。賴有此耳。胡氏曰。石世龍謂人。豈
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

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卽與韓彭之比。肩。遇光武
則當竝驅中原。是以光武爲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

後十

趙命

石勒比高
光死誰手
鹿死高祖
見漢高祖
通之言
通與磊通
石勒聽讀
漢書
西楚三年
六國之後

哉

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

殊不似將家子集覽大雅太子弘小字也左傳祈招之
情情以止王心注情情安和貌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

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
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

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
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三省曰賊人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左傳衆仲曰安忍無親威震外內諸
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謂虎有窺覩天位之志若不除

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皆不聽徐光佗曰承閒言曰
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

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
平蕩八州二都長安洛陽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

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
不仁見利忘義父子竝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

近於東宮待宴有輕皇太子色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
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集覽省視其

可者行之不復啓奏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
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于主相虎之門可設雀

晉成帝咸和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十

惜情見春
秋左傳魯
昭公十二
年楚子伐
徐下
勝殘去殺
見論語子
路篇
八州見漢
王劉邦元
年

羅矣三省曰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徐光程選張本書法太子決事自此始。終綱目太子書

宋甲申年魏太子是書決事決訟三唐高祖武德九年。

太宗貞觀四年。睿宗景雲二年。書聽政二唐太宗貞觀

十九年。二十三年。書監國七年。宋壬戌年魏太子熹。唐太

宗貞觀十九年。高宗調露元年。弘道元年。睿宗景雲二

年。玄宗天寶十四年。秋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

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

桑。或載鋤耒於軺軒三省曰鋤立耨所用農器也。耒。手

耕曲木。孔穎達曰。耒以曲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

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

耒下向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為之。鄭玄曰。耜

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鋤。耨之屬。軺。使者小車。駕馬

者也。軺。曲軸也。闌板曰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

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

逖。周訪三省曰史終言宣守襄陽之功。書法書遣何歸

功侃也。凡功罪書遣。歸其上。是故桓宣之拔襄陽書

陶侃遣是年。渾瑊之却吐蕃書郭子儀遣。唐太宗大曆

八年。李懷光之破吐蕃。書郭子儀遣。趙涼州牧張駿立

其子重華為世子。涼王駿之次子也。涼州僚屬勸駿稱

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

晉八年趙建平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三省曰晉雖未能

幣一事。猶足舒忠臣義士之氣。發明晉氏立國江左。奄

奄略無振起之氣。獨至石勒遣使。乃能詔焚其幣。是舉

熹音到
涅乃結切
鋤亦作鋤
耒盧對切
軺音遙
耨亦作耨
並呼高切
拔去田草
耒詳子切

鐵。鐵。鐵。鋤
也。蓋子作
鐵。蓋。並音
雞。鐵。音。貴

書法。江東
之意。此一
人意。已故
幸而。已故
喜書之。故
遼東見秦

已癸

耜

後十

四

耜

晉成帝咸和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

一

世史正綱
書石勒死
子弘立

魏見漢成
帝綏和二
年魏郡

河東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

晏駕見漢
高帝十一
年

灑音攝

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集覽）前車覆後車戒。謂晉之兄弟相殘，汝輩可以此為鑒。戒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三省）曰：謂當如周公霍光之輔幼孤也。勒謂此言可以繫虎之手，足邪。此數語亦徐光程遐為之耳。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光退固知禍之及已，然亦不料如是之速。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三省）曰：勒卒十一日而葬，未有如是之速者也。虎既潛葬，勒其所以為身後之計者，亦不過如此。卒為女子所告，果何益哉。（馮智舒）曰：高平陵在順德府，那臺縣西十五里。

八月 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弒其太后劉氏。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大罪于

于

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三省）曰：陵駕也。慄也。藉，蹈也。將若之何。堪曰：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謂宿衛及臺省要職皆虎之府寮親屬，無與共謀匡正者。請奔兗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虎遣將追獲，送襄國，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呂后能誅韓信、彭越、劉氏不能制，虎殆不及也。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劉胤之西奔也。石生自洛陽鎮長安，朗代生鎮洛陽，聞變皆舉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駿、虎攻朗，斬之。進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虎命麻秋討洪，風俗通麻齊大夫。麻嬰之後，洪降于虎，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氏羌以實東方。虎從之，徙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淇水之舒曰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淇水之北，即其水口也。魏志：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過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名枋頭。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居灑頭。（三省）曰：水經注：清河過廣川縣東，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為姚弋仲父子自灑頭起兵，張本。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慕

韓亦作奔
兄平聲

必兵媚切

平州兗秦
王政三年
北平

張淳善致
君命

甲午

仇池見晉
惠帝元康
六年
柳城見漢
靈帝熹平
六年

晉成帝咸和八年
容璠兄翰韓段氏弟仁據遼東
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

真切諫不聽璠庶兄翰母弟仁皆有勇略屢立戰功得
志有寵於鹿璠忌之翰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
其才甚愛重之仁據平郭(三省曰漢志平郭縣屬遼東
郡晉省晉東夷校尉治襄平崔蒞之敗慕容廆以仁鎮
遼東治平郭璠遣兵討之。大敗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
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之。璠追思真言以為平州別駕

三省曰璠領平州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
刺史以真為別駕張駿遣張淳來上表張駿欲假道於
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馮智舒曰東峽在成都府
金堂縣東北或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
之地(三省曰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地前此無涼人之
迹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
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眾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
使琅邪江左自琅邪中興故以稱之主聖臣明發覺殺
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
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景騫
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

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
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謂懷愍蒙塵
之見害梓宮未返也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振率也故遣
淳通誠上都上都謂建康也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
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
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夷名蓋世土險兵彊何
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
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為禮而遣之
淳卒致命於建康(三省曰致致命致其君命也書法書遣
使上表何予義也張氏嘗書遣使矣不書其人此則曷
為書張淳淳淳也於是淳自蜀求通關險阻必
達君命可謂賢矣故書予之而駿不書趙涼州牧

晉九年(主石弘)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
三省曰仇池稱藩
梁涼之路通也
遼遣兵攻柳城破之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將兵共
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日
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一面蘭曰此已成擒卿正

後贊
卿意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二

將鑑詩曰百
覽終朝運小
齋應知陶侃
勵形骸軍中
書疏無停筆
閫外經綸展
壯懷藉博不
容參佐戲浮
華曾向老莊
排殷勤四十
餘年事自惜
分陰步禹階
傳見秦始
皇二十十六
年
榮戟見漢
宣帝甘露
三年

白帝見漢
獻帝建安
十七年
謝鯤事見
晉元帝永
昌元年
世史正綱
書李雄死
子班立
環姑回切
荆州見新
莽天鳳四
年
浩為風流
所宗
臧否見詩
犬雅抑篇
臧善也否
不善也

晉成帝咸和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三
慮遂滅卿國耳。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計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三省曰。翰雖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晚身在外。乃心宗國。雖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晚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三省曰。欲歸長沙國也。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集覽。節。麾。幢。蓋。皆前驅儀仗也。大將所佩。非大將。故天子假之。以重其威。索隱曰。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幢。亦旌旗屬。蓋。繖也。曲者。蓋柄上曲也。風俗通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柄。侍中貂蟬。太尉章。章。印也。太尉所持。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八州刺史印。傳。榮戟。印。執政所持。信也。三省曰。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奉送之。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與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集覽。老子。陶侃自稱也。史炤曰。婆娑。猶言徘徊也。三省曰。婆娑。肢體緩縱不收之貌。侃言不得早退。至於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留之也。卒。諡曰桓。侃在軍四十年。惠帝太安二年。侃擊張昌。至是年。凡四十年。明

明
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集覽。南陵。漢丹陽郡。今屬寧國府。在宣城。西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三省曰。陶侃為成王雄卒。李班立。名流所推重如此。安。鯤之從子也。成王雄卒。李班立。傷於頭。身素多金創。集覽。傷。頭。瘡也。金創。刀箭所傷也。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雄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璜。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三省曰。李班豈可不謂之仁孝哉。然不能包周身之防。死於李越之手。未俗澆漓。固不可拘拘。至於古禮。以啓姦。非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亮鎮武。至。陶侃既沒。庾亮始專制上流。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集覽。老。謂老子。道德經。易。謂周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李野有皮裏春秋。李野。褚裒字。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晉成帝咸和九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四四

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

弟期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屯江陽奔喪至成都與其弟

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珩出屯於涪至是越

因班夜哭哭弒之於殯宮三省曰卒如李驥之言敢塗曰

殯將遷葬以賓遇之也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為相國加

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書法其弟何與聞乎弒

也其兄弒逆而已受之期不得分受其罪矣終綱目

弒書立其兄者一安帝隆安五年呂超立其弟者二是

年李越五代丙戌年王廷稟皆與聞乎弒者也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

居攝天王趙主弘自齋璽綬詣魏宮請禪位三省曰石虎為

當有議何為自論耶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

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

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

讓也遂廢之虎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之姚

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大王

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耶虎心雖不平然

然

察其誠實亦不之罪發明羯賊塗炭中原人神憤怒其

種類自相屠滅本無足錄然而石虎弒太后及其主弘

與夫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皆詳書于冊所以見

君臣大義雖夷狄雜揉之中亦昭然天冠地履之不可

紊也前史止載虎廢殺劉氏及幽殺石弘至綱日始正

名定罪其餘僭偽之國亦多有此類皆所以扶三綱立

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斯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晉 康元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春正月朔帝冠三省曰古者

故筮日筮賓冠於阼階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此

皆士禮耳昔漢順帝冠兼用曹褒新禮褒之新禮今乃

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立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

次通天皆於高廟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

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

醮子嘯切

未乙

履居御切
醮亦作醮
並戶廣切

弘音衡

成王期立

敢塗之敢
徂官切詳
見洪武寒
韻

石虎篡位

晉成帝咸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五

聖敬日躋
詳見詩商
頌長發篇

諮亦作咨

諷子須切

群玉遇韻

注二千九

百餘里為

一度

厭益涉切

曠也塞也

譴詰戰切

責也怒也

惓徒甘切

迷折玉導

觀兵見春
秋左傳魯
宣公三年
觀兵周疆
慈湖見晉
成帝咸和
二年詳見
牛渚詳見
晉武帝太
康元年

晉成帝咸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五

訖侍中繫玄統侍中脫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
羣臣奉觴上壽王以下三稱萬歲乃退鄭樵曰用魏儀
一加既加元

三月幸司徒導府

司徒導羸疾不堪

臣宴于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為初
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

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集覽詩皇皇者
華周爰咨諏注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云見忠信之賢人則於之訪問求善道也導聞而惡之
出為廷尉坦以疾去職丹陽尹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

熒惑守南斗經旬三省曰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
之位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斗牛女揚州九江

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

之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晉公府諸曹有參軍有掾有

屬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

稱濛風流者以惓濛為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謹起
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
地辟之相之子湛湛之子承世有高名述承子也既見

見

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
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

改容謝之書法綱目書君臨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漢
安帝建光元年是年隋煬帝大業三年唐太宗貞觀十

四年二十年辛未年梁主溫甲申年唐主存勗唯此與
貞觀二十年無譏辭而微行梁胤府舍不與焉懷帝未

年嘉元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

六日罷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
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

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三省曰廣莫門建
康城北門也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成慈湖牛渚郗鑒使

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

導解司馬耽坐輕妄免官書法譏不詳也彼且還矣而
此方親勒戒嚴久而後悟不詳大旱溫公書會稽餘秋
莫甚焉先書還所以深譏之也

九月趙遷都鄴○趙聽其民事佛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
圖澄豫言成敗數

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
二省曰彫輦彫鏤以為飾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

晉成帝咸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四六

唯問

鄴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天竺即身壽元狩元

沙門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桑門

建安見漢獻帝建安八年

代見秦王政三年

趙見漢景帝三年趙

姑臧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晉成帝咸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六

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為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國籍在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制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省，著作為秘書著。於是改隸秘書省。自後別置省，而猶隸秘書。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初謂官府為寺，後漢自西域白馬馳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漢人皆不得出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謂使還服，華人之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世史正綱曰：嗚呼！虎戎也，而事戎神，固其所也。而中國之人，亦事之。何居？書法本胡俗也。趙之有此宜矣。而漢人之為沙門，自此始。故謹書之。自是書聽民出家。二年，朱士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

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

氏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

姚

華田褒中常侍許滂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褒無佗才嘗勸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衰矣書法班書故主矣則其母不書殺冬十月朔日食何班本雄兄子其母非后也故書殺

建安君荀氏卒荀氏明帝母也在禁中尊重同於太后也生明帝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疎薄及

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帝立尊重同於太后書法明帝母也號稱止此晉於是乎可謂能以禮矣故從書卒據哀帝母皇太妃周氏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

北伐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用民富兵強遠近稱賢君駿遣將伐龜茲鄯善於是

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

心日遠口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三省曰郗鑒時鎮京口庾亮時鎮武昌大事記曰按

列傳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晉室遭家不造宗廟有黍

晉成帝咸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四七

陬將侯切
東北隅也

漸冉之冉
與荏苒義
同謂侵尋
也

其星見周
王八年

丙申

考異殺當
作誅

狼狽見漢
獻帝初平
三年

襄國見楚
義帝元年

斃側救切

穀音解細
縛又縗紗
縛古本柱
充二切又
吉祿切詳

晉成帝咸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七

離之哀園林有殄廢之痛晉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
一職在斧鉞遐陬僻嶠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
正謂李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鷓鴣日有
年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
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且北庶離主漸冉經
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日告流離雖時有尚
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離雖時有尚
義之士畏逼首領哀嘆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
先武嗣漢眾不盈百況以荆揚揚標悍臣州突騎吞噬遺
錫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求念先績勅司空鑒
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書法駿自嗣立嘗
書遣張淳上表矣於是又書上疏請北伐綱目悉書之
予義也張氏四世忠晉
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

晉二年趙建武春正月彗星見奎婁
三省曰奎婁西方
奎十六星乃天之

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婁三星為之天獄慕容
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也又奎婁胃魯徐州分

銑討其弟仁殺之
銑將討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
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

後十
宋

以

來凍蒼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銑從之
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三省曰歷

林口海浦之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
告仁仁狼狽出戰銑縱兵擒之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

然後賜二月立皇后杜氏
帝臨軒遣使備六禮迎之羣
臣畢賀后預孫女也集覽臨

軒軒庭際也爾雅檐宇之末曰軒臨軒謂御座臨近軒
陛也備六禮迎之謂迎女也士昏禮下達之後

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庾冰省之
徵請期親迎六禮

文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耶
冰深謝之三省曰坦先以疾解廷尉故曰前書法卒前

官錄賢也終綱目卒前官六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
而已詳漢安帝元初二年

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斃以文石集覽易井斃無
咎韻會注斃結砌也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璫琅璫鐸也

說文屋角金鈴也也驚鳥雀杜甫大雲寺詩風動金琅
璫銀楹柱也楹之言盈盈然對立之狀珠簾玉壁窮

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
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蔡邕獨斷

晉成帝咸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八

見洪武軫
鏡。霰三韻

激通作教

飛廉見漢
武帝元封
二年

鯨音厨

酉丁

庭燎見詩
小雅庭燎
篇
枉音江
炬。虎委。况
遠。二切。又
呼淵。古玩
一。切
墳。平聲。音
焚
糝音莘
蕢符紛切
又房問切
老莊見晉
愍帝建興
四年
沃於良切
左傳決決
乎大風

晉成帝咸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四八

日。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每車駕將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多轂。子雜錄云。車駕行。辛。羽儀雙導。日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案字書。鹵。大楯也。以甲為之。所以捍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凡儀衛皆具五兵。而獨以甲楯為名者。蓋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皆著紫綸巾。三省曰。綸。繩也。蓋合絲為綸。其狀如繩。染紫以織巾也。今鎮江金壇人能織線番羅。亦合絲為線。以織之。熟錦。袴執羽儀。羽儀。擊。昨之屬。鳴鼓吹鼓。吹。金樂也。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集覽。嗷。然。眾口愁聲。荀子。天下教教然。若燒若焦。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九龍。殿名。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復立崇華殿。特有九龍。見。故更名殿曰九龍。通引穀水遇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合受。神龍吐出之。翁仲。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欲徙長安銅人於洛陽。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晉三年。趙建武。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庭燎於枉末。二省曰。

後十

又

姓

姓譜。成公乃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按春秋之時。魯晉皆有成公。豈獨於衛成公之後而得專以為氏哉。集覽。庭燎。大燭也。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也。周禮。天官。閽人。設門燎。注云。地燭也。疏云。天子百根。葦以麻纏之。以油塗之。正若今之蠟燭。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司農云。墳。燭。麻燭也。鄭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今俗所謂糝盆。亦此義也。歲時雜記云。除夕作蕢燭。以麻糝末。爾雅。枉。竿也。竿。之。杪。曰末。廣韻。天子枉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三仞。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立太學。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之。腰斬成公段。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集覽。習尚。習者。服行所傳之業。熟復不已也。尚。謂崇尚也。大事記曰。按宋禮志。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曰。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決決之風。邈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老莊。

晉成帝咸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四九。

考異更字

昌頓音墨

脂關氏音咽

昌頓事見漢高帝六年

莫肯用心儒訓胡寅曰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學非以是
 為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
 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於有司此教養之所以
 為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以禮法不足尚事務不
 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何以為孝
 臣何以為忠餘無責矣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
 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
 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秋七月趙王虎
 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為太子

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集覽阿鐵太子邃小字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自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誚責答極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昌頓之事匈奴頭曼單于有太子名曰昌頓後頭曼有愛關氏生少子遂欲廢太子而立少子昌頓乃作鳴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因從父獵以鳴鏑射殺其父遂自立為單于也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

後四 思澄

通以律切

代見秦王政三年

仇池見晉惠帝元康六年

疾

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遂抽劍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廢邃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理一棺而立宣為太子書法遂謀弒逆大罪也不書伏誅何咎虎也初虎使太子省可尚書事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使與政非矣其有不合則又誚責答箠月至再三雖邃性殘虐然陷之惡者虎也綱目澄源正本故特書殺終綱目太子書殺三趙邃魏恂蜀元膺書廢殺三晉通唐太子賢太子瑛清河王覃梁太子大器唐陳王慕容皝自稱燕王鎮軍長史封奕成美他人殺之不與焉

慕容皝自稱燕王
 鎮軍長史封奕從之因以燕稱藩于趙燕王皝欲伐段氏以其數侵趙邊乃奔為國相趙王虎大悅厚加慰趙納代王翳槐于代悉眾以會之趙王虎大悅厚加慰趙納代王翳槐于代答期以明年為趙燕攻段遼張本

趙納代王翳槐于代
 紇那奔燕○楊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十九

